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泡

沫

朱介凡著

泡

沫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已逾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而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單冊者加贈一單冊，購滿十單冊者，加贈二單冊或一複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印行伊始，謹述旨趣。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著者其他著述

人性、黨性、階級性、民族性論

民國四十年六月改造出版社

另一個戰場的勝利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中國新聞出版公司

諺話甲編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新興書局

我歌且謠（諺話乙編）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世界書局

臺灣紀遊

民國五十年四月復興書局

聽人勸（諺話丙編）

民國五十年十月世界書局

擺江

民國五十年十月新興書局

中國風土諺語釋說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新興書局

方言記事示例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志成出版社

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斐子匡、朱介凡合著）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正中書局

中國諺語論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新興書局

心潮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

泡沫目錄

革命黨脫胎·····	一
埋在心深處·····	一〇
回到了武漢·····	一六
江漢憶語·····	三五
富貴貧賤跟鄉土感情·····	六四
無法投遞的信·····	六八
願善與人同以賀宜興鄉訊·····	七七
我管了幾樁閒事·····	八一
我特別讚賞學歷史的人·····	八九
所望於輔仁大學·····	九七
年味·····	一〇三
年——否定後之再認識·····	一〇六

恭喜發財·····	一〇九
溫州街偶感·····	一一三
莒光樓前的歷史興感·····	一一六
十與一·····	一二一
稿費·····	一二六
清明和寒食·····	一二九
泡沫·····	一三六
車聲隆隆的意象·····	一四一
常親小勞·····	一四五
除夕一枝烟·····	一四八
小飲為佳·····	一五一
玩水·····	一五九
球場閒話·····	一六九
動·靜——讀書與玩球·····	一七二

球場上革新中小學教育之擬議·····	一七七
孔夫子所不贊成的·····	一八二
勝利的歌·····	一八六
王曲月夜亂唱·····	一九五
藍的花朵·····	二〇〇
活在我心中的閻雷·····	二〇二
守緊崗位·····	二〇六
這十年來我的寫作生活·····	二〇八
後記	

革命黨脫胎

——武昌方言記事第十七——

語詞的傳說，在時間性上，多半是長久傳述不絕，少部份則止於一時的流傳。拿武漢語言來說，有如下面的例：

傲——言人驕傲、自負。

神——調皮搗蛋，多用在指說兒童的性行。

樂——極言快樂，而讀音全如國音；要按武漢話，樂字是讀成洛的。

出挺——當面給人難堪。

洋盤——外行。

出劉秀——事出非常，使人詫異。

吃種穀——賦閑。

自成人——自我教育。

行蠻教——好說不聽，只有以力屈之。

丟醜賣國——極言無耻。

假忙二十四——不會做，而假充忙碌。

這些話頭，都是長久在傳述着的。以下，則爲一時性流傳的話頭：

革命黨脫胎——辛亥革命前後出生的男女，當其童年時期，老祖母輩常以此話頭來笑謔打趣。民國十年之後，就少有再聽說了。

搭毛——民國十五年北伐軍到達長江流域之後，當地人對不梳辮髻女性的稱謂，有鄙薄口氣。到抗戰前夕，老祖母也學摩登，變成搭毛了，這兩個字纔退而爲歷史性的名稱，不再在語言生活裏浮蕩。

發妖風——十六年夏秋，武漢政局多變，市面謠言不斷，更時有群衆鬧事生非。每生一樁事故，民間必以此語評斷。連六七歲小孩，也會引用這句話來譴責。隔後一兩年，政局也並非完全穩定，却少有聽說這三個字了。

老東——抗戰八年，武漢淪陷了七年，老百姓背地裏，以此二字稱呼日本人。從前，是只叫日本人或東洋人，不像北方之稱「日本鬼子」，或東北的智識份子和鄉下人都說「小日本」。（這是當年實情，想如今日本人士不會在意）抗戰勝利後，武漢人的口頭語，不再作與這種說法了。

從後方來的——抗戰勝利後的兩三年，凡從非淪陷區到武漢的人，都被享以這樣稱呼。

這些話頭，論其性質，有方言，有俗話，也有諺語。我特感興趣的，是「革命黨脫胎」這句諺語。按說，辛亥之前，十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除了在廣西鎮南關、雲南河口兩次之外，通

是在廣東地方，十次革命，十次失敗，死難的黨人，實多於辛亥武昌首義之役，依緣於這段民國締造的歷史背景，在廣東，應該多有這類話頭傳說纔是。但「革命黨脫胎」一語，廣東話中似少有聽說；湖南、四川、江西、安徽、江蘇、浙江這些同樣鬧革命黨的地方，也沒聽說。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呢？我何敢貿然判定，願四方君子，有以教之。

革命，好一個時代性的，七十年來掛在人們口邊的動聽語詞，多麼顯示一種自信、自負，躍然奮起的意境。「革命」好像神仙的指頭，可以點石成金。讚頌謳歌不已，是那熱血青年鄒容有名的「革命軍」之作。實則，革命何嘗算新名詞？「周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唐、孔穎達疏云：「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

乙未（民前十七）年廣州之役，陸皓東從容就義，乃為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要是按之俗傳，人死脫胎轉生，則凡屬民國前十六年以來，這二十個年頭裏出生的中國人，都大有可能是革命黨脫胎了。

陸皓東在世之日，曾與國父「風雨連牀，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陸皓東就義供詞）那時際，還並沒有提出革命這個詞兒。他那次的行動，原預定重陽節，以事洩而失敗。國父「革命緣起」（也即是後來的「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自述：「敗後三日，予

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據史，國父到達日本之初，纔把反對滿清的行動，名之爲革命的。

陳少白「與中會革命史要」：「孫先生回來對我說：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較爲妥當，我們還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張報，看看今天有什麼船離港？看了報，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當晚就開。就派人去買船票，豈知這艘船，不乘客人的。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船名廣島丸的，明早到日本去，雖然也是貨船，却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乘這隻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風，經過十四天，纔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耀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爲要做皇帝，纔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影象，印在腦中了。」

田桐「革命閒話」也指證說：「乙未以前，中山先生號召黨徒，皆以反清復明爲辭，簡稱曰造反，聞者愕然。是歲九月雙門底失敗後，先生與陳少白赴日本，道經神戶，少白購日報閱之，有載長崎電一則曰：支那革命黨孫文、陳少白過港。少白以示先生曰：我等以起義造反，日人名曰革命，何哉？先生應聲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均引自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註」，民三十六年十二月，正中版）

辛亥年陰曆八月間的武漢三鎮，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心浮動，都說革命黨要起事了。十九夜晚，武昌工程營爭先發難，熊秉坤打第一槍，他爲武昌人，當時是滿清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第一排的班長。槍聲一起，砲兵營隨即響應開砲，嚇得清吏瑞澂逃往漢口。第二天清晨，黎元洪從牀底下給革命黨拉出來，由楚王臺至閱馬廠的諮議局，被擁戴爲湖北都督。起初一兩日，不免於仇殺，滿清官吏家人子女有慘遭犧牲的。但，凡與漢人有交情，或是他平時少擺官架子的，在革命火花最初爆炸的時刻，就已經受到庇護了。這種群眾暴亂，經迅速制止。緊接着，武昌與漢口、漢陽清軍的砲戰，革命首義地區，安安危危，多生變化。可是，整個局勢十分教人興奮，從九月初一起的半個多月，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山東，都先先後後的反正了，光復了。這些地區，皆沒有怎麼太經過流血鬭爭，何必再算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舊賬呢？雖然，歐美思潮蕩漾；但是，中國文化傳統，用不着學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硬要把皇帝老子送上斷頭台，於是，有了五族共和的局面。比起後六年的俄國革命，那更是顯得平和多了。宣統皇帝仍然在紫金城裏有他的小朝廷，竟然「無爲而治」者，十三年之久。

辛亥第二年秋天，我出生於武昌漢陽門外筷子街，不久，搬到城內大朝街南段，一直住到十一二歲。童年時代，我是個乖乖聽話的孩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少有受過長輩責罵。要有麼，只是曾祖母、祖母、外祖母、姑祖母以及老媽子艾婆這些老奶奶們的笑謔：「革命黨脫胎」。

但對於小頑皮，並不作興說這句話，而是以「神」，「怪物頭」，「調皮」，「淘氣」，「下流胚子」，「毛脚毛手」，「不學好」，「你媽做過了」（過字讀如鍋，謂行事不厚道，而造孽下代），這類話來譴責。

是否由於這句話幼時深入了腦筋呢？諺語有道：幼學如漆。儘管小時母親教的字塊，是先從天地人開始，私塾發蒙，讀的三字經；及至進小學，也沒有老師宣傳革命。可是，老奶奶們「革命黨脫胎」的笑謔打趣，却給予了我很深很深的影響，一如那些「三歲仔，穿紅鞋」的兒歌，其粘牢記憶，永生難忘。

少年時代的我，之睜開知識的心眼，對於人生社會有一番覺解，那確乎一點不假，我總有着一股革命黨的氣概和抱負，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只關心到這一方面。過了三十歲，智慧漸生，熱情內斂；自此，常常更是理想飛揚，意趣無限，信心無限。

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年，三伏天的清晨，我走出南京中山門，在那風涼的城門洞裏，忽然內心情意汹涌，我不斷的這麼默念：國父是中國第一位美男子——現在我想要問自己的：自十八年夏初識南京城以來，紫金山這一帶，我不知來過多少趟了，怎麼的？從前一絲兒近乎這樣的意念也沒有呢？

不久，是民國三十九年之夏，在臺北淡水海濱的蓬萊閣，革命黨老同志黃季陸先生爲漫談式的講學，有幾句話，我聽來，特別感到份量。他說：革命這個詞兒，不是隨便輕易可以說的，你

切不可認爲它時髦動聽；革命一定要流血，而不免於導演了悲劇，革命實屬情不得已的行動。這使我回憶：九一八前後時期，自己熱心的閱讀多種法國革命史的一些興感。更可感激的是，這些年來，我們中國社會，革命志士、青年智識份子和廣大群眾之投身於革命洪爐，把自己燒成了灰燼，換來時代的光明。

總之，「革命黨脫胎」這句話，每使我不勝其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富强康樂，迎頭趕上，是陸皓東、林覺民、朱執信這班先賢生死以赴的目標；我們後死者，自也具有這同一信念。這麼多年來，從自己有記憶的，第一次雙十節提燈遊行以來，以及那革命高潮的日子，街頭上搖旗吶喊以來，以及民國十六年元月四日參加群眾示威，收回漢口英租界以來，以及置身戰線，熱血沸騰的，放我個人的第一槍以來，在思想的生長與發展上，漸有一點小意念盤結於心，隨時日而滋長，而牢固，而擴張。我常在這麼想着：進步的社會，但凡這社會整體是可控制其本身能爲的，在政治經濟的措施上，務要免除一種人生的浪費，每個人怎好但爲這八個字所拘限——「人生在世，衣食二字。」試看，不論他富貴貧賤，上智下愚，男男女女，其在這世界上，經年累月，都只爲個人生存，家庭溫飽，而斤斤計較，勞碌奔波，經之營之。文明的進化，已是太空時代了，人爲宇宙主宰，已非誇張話頭；但如就社會群體生活看來，萬物之靈的人類，似還不及低級動物的螞蟻；螞蟻的活動，首先是爲其社會群體，而並不以其個體生存爲重。那像我們人類，多少有用之才，一生一世奔奔業業，只爲了填自己的一張口，只爲了做兒女

的牛馬。

我們政治經濟的改革，時至今日，應該可以做到這一點了：不要教每個國民爲個人的衣食問題所愁，讓他人人受到應有的教養，如像有的國家，國民義務教育延長到中學階段，而進大學，或全部公費，或向政府貸款，支付全部費用，到一定年齡，人是成材了，乃爲國家社會而貢獻自己。我總難忘記的，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在種種色色新氣象的市區中心，鼓樓地帶，不是一個高高的鐵架標語：「人生以服務爲目的」，偌大的南京城，這獨一無二的鐵架標語。

要是仔細計算計算，個人衣食二字之使國家社會力量的大大浪費，再沒有超乎此的了。謀生，搶飯碗，有幾人能不爲這付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何年何月，我們可以消釋這番意念呢？不要教每個國民爲個人的衣食問題所愁。

光復大陸的行動，已不在遠。回到故鄉的日子，我實在會有更濃厚的興趣，要遍踏大武漢的外圍地區——金口、豹子澗、青山、陽邏、蔡店、姚湖……葉落歸根，欣慰久別鄉土的濶懷；更重要的是，讓我作「武昌方言記事」的民俗修學旅行，在這方圓六百里的江漢中心地帶，又看又聽，又說又問，而且閱讀和研究，一定能發掘到許多新新舊舊的鄉土語詞及其有關事象。見證哪，詮釋哪，分析哪，則「武昌方言記事」的作爲，就不僅只是我朱某個人之所思。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七日，長安王曲仲秋，久雨初晴之朝，初稿。五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臺北，秋暉書屋重寫，敬以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

附記

「武昌方言記事」這一系列的寫作，需要略加說明：並非方言考據，那方面，另撰有「武昌方言謠諺志」；這只是以武昌方言的一些詞兒、短語，用爲題目，寫鄉土、民俗、歷史的事物。近幾年，所出的兩本散文集子，所以都以此系列的文字擺在前頭，如「擺江」中的擺江，大特敬，本色人，缸柴，湖北佬，豬，孱頭貨，人生父母養的，飛天，莽撞，恨命，糟塌了，拉車子的，清晨八早，大正月間，一心想做好人；「心潮」中的糊湯粉，酒麻木，難得做大人，善敗、惡敗。意興所及，也有寫爲小說形式的。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藝創作集——耕耘）